

家有“监考”外婆

■雨娃

3年前的“五一”,我妈突然对我说:女婿在外地工作,我去你家住几天吧。”我当然欢迎了,以前请我妈来我家小住,她总是拒绝,说我脾气不好,跟我合不来。这次我妈突然反转,我受宠若惊。

我心里也有顾虑,女儿要中考,公司现在又是旺季,我肯定比较忙,于是对我妈说:“若疏于照顾,还请您多担待。”我妈脾气绵软,对外人、我哥、我嫂,她一点儿脾气没有。唯独对我,她火气大了去了。所以,我虽人到中年了,还是有点怕她。

本想我的好态度能换来老妈一个笑脸,谁知道我妈脸一黑:“今天这桌子饭,都是我一个人做的,碗筷也是我洗的,我还用你照顾?”我哑口无言。我要帮厨,她说我厨艺不行,待在厨房总添乱。我抢着洗碗,她嫌我洗碗用水多,还洗不干净。明明是她不让我干,事后又埋怨我不干活。不过,在家务活上,我确实没法跟我妈比,她说我几句,我也认了。

我妈到我家第一天,让我给她写一份一周食谱。我每天忙得脚不沾地,给孩子做熟了饭菜就不错了,哪有那么多

讲究。

老妈听我这么说,心里有了底:“既然你没要求,我就尊重孩子的口味了,她想吃啥,我就给她做啥。最后冲刺阶段了,她吃高兴了才有力气战斗。”

女儿给姥姥列出了菜单,我一看,清蒸鲈鱼、糖醋排骨、干锅肥肠……哎呀,这些也是我爱吃的。等待着,等待着,好不容易熬到下班了,领导又让我写份文件,等忙完赶回家,女儿已经吃完饭了。我妈让我稍等片刻,说菜都备好了,饭一会儿便好。

等菜端上桌子,我傻眼了,全是素菜,一点儿荤腥都没有。我试探着问:“鱼和排骨没做呀?”我妈回道:“做了,孩子都吃没了。”

我忍不住吐槽,“这孩子,真是的,多少给我留点啊”。我妈说:“不怨她,是我做得少,她那么瘦,得补。你不是要减肥吗?我专门给你做的减脂餐。”

我妈怕我因馋嘴减肥失败,让我和女儿分桌而食。女儿在她房间吃大餐,我和我妈在餐厅吃素。等吃完饭,女儿要做作业,我有时也想要进去问一

生活手记

下她的学习情况,却被我妈挡在门口:“不能给孩子压力,你想想当年你中考时,是不是最烦我唠叨?”

得,我止步,要不我妈肯定要“情景再现”,我耳朵根就别想清静了。

我妈在我家待到女儿中考完毕,女儿胖了5斤,我瘦了5斤。最开心的是,女儿的考试成绩非常好。我感谢我妈:“这都是您后勤工作做得好,孩子吃得好,心情好,自然考得好。”

女儿插话说:“最关键的是,姥姥来了后,您脾气也小了不少。我压力小了,才能发挥出好的水平。”

有我妈在,我敢随便发火吗?见我妈和女儿露出诡异的笑容,我觉得这是她俩预谋好的。

这是3年前的事了,现在女儿又面临高考,我特意请我妈来家住几天,却被她无情拒绝:“女婿调回来工作了,有他监督着你,我放心。嘱咐你一句,要懂得换位思考,想想当年你高考时,最希望我如何对你,你就知道该怎样对孩子了。”

好吧,我只管做好后勤工作,别的事情不多说言,陪伴女儿轻轻松松迎接高考就对了。

人生感悟

大运河畔,我的家

■王红心

大运河畔,有一处对我来说既熟悉又陌生的居所——沧州市新华桥东沿河沿向北,四合街麻姑寺18号。一直以来,我觉得这个地方跟我没有太大的关系,但最近一次心理课上的体验,让我有了不同的的感受。

前不久,在心理成长课堂上做一个练习,重复讲述以下内容:“我叫……我的老家是……”老师首先做了示范,随着老师的讲述,我开始梳理自己的家族历史。

我的祖籍在山东泰安东平县老湖镇西二村,祖父在铁路工作,流动性强,从山东调到沧州火车站。我父亲5岁时,祖母因病去世。后来,祖父娶了第二任妻子,就住在大运河畔的四合街麻姑寺18号。

那个院子不大,一共住着五六户人家,像极了北京的四合院。父亲儿时比较调皮,跟他的继母关系紧张。父亲11岁时,我的祖父去世了。后来,父亲先后到济南、青岛跟随自己的姐姐、哥哥一起生活。

父亲成年后,在外工作辗转数年,又回到沧州,他婚后的居住地,也是我的出生地,距离四合街麻姑寺18号比较远,骑自行车要半个多小时。父亲和我的继祖母平日里走动不多。在我的记忆里,她是一个严厉的人,始终板着一张脸,眼神里透着挑剔。我和她并不亲近,这位老人对于我是疏离而隔膜的。

在我读高三时,她去世了。得知这一消息,中午放学后,我骑自行车奔到那里,在她的灵前伏地哇哇大哭了一场。那时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明明对她没什么好感却还如此痛哭。

时光飞逝,半个多世纪过去了。在我的意识里,大运河畔的四合街麻姑寺18号,似乎跟自己再没有什么情感上的链接。

音乐响起,把我的思绪拉回到课堂。同学们围成一圈,按照老师的要求,每个人依次向不同的同学反复讲述那几句话。我开始讲述,倾听者换了一个又一个。蓦地,我内心深处一个十分久远的记忆涌了出来。

那是1972年正月,春节刚过,一个极寒冷的夜晚,父亲带上我去朋友家串门。我穿着厚厚的棉袄棉裤,坐在自行车后座,拽着他的衣服。骑到新华桥东侧时,父亲抱我下来,让我在路边等他。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,我的父亲依然要保有自己的尊严,他怕带着孩子串门,人家给孩子东西吃,显得自己没有颜面,就把我这个只有4岁的小女孩独自一人留在街边。

路边紧挨着我的,是一个卖绿萝卜的小商贩。昏黄的路灯下,只有我和他两个人在等待,他等买主,我等我的父亲。我眼巴巴地盯着父亲离去的方向,几乎望眼欲穿却仍然不见他的身影。天气很冷,我的小手冻得开始疼起来,我最终放弃了等候,向北沿着小路独自走向那个有些许印象的地方——继祖母家。

当瘦小的我走进院子,走进屋里时,奶奶看到我十分惊诧。她掰了半块馒头塞到我手里,又让我的小叔给我夹了菜放在馒头上,而我冻得浑身发抖,像红萝卜似的手在抖……奶奶让小叔骑自行车把我送回了家。

那个课程结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,但那次练习给我带来的感触却一直绵延不绝。在过去的几十年里,继祖母在我心目中是没有爱护没有温暖的。直到那一天,起初没有任何感觉的我,一遍一遍地述说着,突然脑海里浮现出一个个画面,我的泪水夺眶而出……就在那个春寒料峭的夜晚,一个原本羞怯的小女孩面临困境时,勇敢地找到奶奶家,而那位老人给了她作为祖母最本真的慈爱!原来,老人严肃的面庞后面也有一颗柔软的心。四合街麻姑寺18号,我惊叹幼小的我是如何记住那个地方的,或许这就是人类天然的情感链接吧!

花开诗旅

一朵花幸福地绽放

■许良才

翻阅一座城市的底蕴

灯火明亮,天空下

每个动词,每一个幸福的日子

涌动着满腔热血

走在阳光交错的柏油路

时光在高楼间穿梭,浩然走笔

穿街过巷。昼夜不息的呼吸

在文脉里跌宕起伏,永不止息

光阴深处,马蹄声渐渐临近

视觉、味觉、嗅觉闪烁着灵光

石头绽放。有声音从远处传来

一朵花,幸福地绽放

树在说话

■刘天文

办公楼前站着一棵树。树冠锥形,底部散开,如旋转起来的裙裾。叶片圆如团扇,蓄势待发,像风的制造者。整棵树枝叶层次分明,巨伞一般。

鸟不请自来,以树为家。这个家有点大,院子敞亮隐蔽,鸟呼朋唤友,在院子里撒野、狂欢。鸟鸣细碎稠密,飘洒眉间心上,涤尘净身。一棵敦实的略矮的树跟其身后,两棵树“收藏”的鸟都疯起来、闹起来,锣鼓喧天,热闹非凡。更多时候,树冠里鸟鸣溢出,倒像是那棵大树在训斥那棵小树,小树在顽强顶嘴,毫不示弱。鸟藏得严实,冷不丁一看,倒像是两棵树在说话;鸟,充当了树的嘴巴。

大多时候,树在发呆,不说话。也许,它俩在说悄悄话,使用密码、暗语,我们听不到,听不懂。

那天,在电脑前坐了三个小时,眼疼、腰酸。走到窗前,树粗壮的侧枝

在窗外等着我。隔着玻璃,用眼光和它握了手。我看着她,潺潺的绿撑大眼帘,涌入眼底,溶进血液,流淌全身。和树对视,不说话,又觉得我说了很多——我爱读的书,我钟爱的那支钢笔,我喜欢的人,以及我做的梦和梦里的故事。树把我的唠叨化成树荫,交给了脚下的大地。

风来,树像大个头的鸟,晃动身体,振翅欲飞。风和树一定交换了欢喜,互诉了衷肠,风欢快地“呼呼”直叫。这时,不依靠高明的翻译,也揣摩到树说了些什么。雨来,树就成了隐士,发出“沙沙”的吟唱,如高僧诵经,洋溢着静谧的禅意。雪来,舒朗的枝诚心留客,一簇簇雪,横卧枝头,它们促膝长谈。

一个婴儿对着一棵树、一株草、一朵花呀呀咿语,他说给树听,说给草听,说给花听。



大千世界

微写作

“微写作”栏目短信平台号码为15100868801。倾听您的心声,期待您的短信留言。

【夏趣】

团团荷叶拥挤在荷塘中,高低错落,把一方阳光全然占尽。往荷塘远处看去,眼前充满深深浅浅的碧绿色。微风吹过,荷叶摇晃,仿佛绿色的波浪翻涌。许多红色蜻蜓,喜欢悬停在含苞或盛放的荷花上。

——韦金伶

【从前时光慢】

在外地读书的那几年,常常给朋友和家人写信。一封信不紧不慢地写起来,塞进信封里,用胶水封口,贴上邮票,投进绿色邮筒,剩下的日子就是漫长的等待,从寄出去到收到回信,一来一去得半个月。无论是写信还是收信,都带着一种仪式感。在快节奏的生活里,偶尔想起从前的慢生活,就觉得有一种温暖在心底荡漾开来。

——赵自力

【时光拾遗】

每一个故事都会结束,每一个故事的结束也是另一个故事的开始,就让往事如风随风。把生活填上词写成曲,继续弹奏下一个音符。花的凋零荒芜不了整个春天,一次挫折荒废不了整个人生,时间的沙漏沉淀着那些无法逃离的过往,而记忆的双手却总是能拾起那些明媚的忧伤。彷徨过后,灯火继续闪耀,人生继续绽放。

——陈保峰